特1
419

複製
注意
帙入

十五
巻
三十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巻』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二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范　洪訂

方伎

醫　卜筮　相　碁博諸戲　幻術附

巫彭作醫巫咸作筮呂氏春秋○又郭璞巫咸山賦云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未詳孰是

神農始究息脉辯藥性制針灸作靈方軒轅臣巫彭始制藥尤伊尹創煎藥秦和始爲醫書物原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毒藥以共醫事毒謂五毒藥謂五藥

特1 419

醫師聚之以其衆醫之所用凡邦之有疾病者死瘍者造焉輕曰疾重曰病頭瘡曰死身瘡曰瘍皆造醫師求藥死音匕瘍音羊造七到反則使醫分而治之醫師使疾醫治疾瘍病使瘍醫治死瘍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每歲之終醫師考衆醫之事功以制其食祿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周禮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百羞謂羞用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種八珍謂八物此皆膳夫所掌食醫則調和其齊焉和去聲齊才細反凡食齊眡春時食宜溫也羹齊眡夏時羹宜熱也醬齊眡秋時醬宜涼也飲齊眡冬時飲宜寒也凡和大凡調和飲食春多酸酸以養肝肝屬木也夏多苦苦以養心心屬火也秋多辛辛以養肺肺屬金也冬多鹹鹹以養腎腎屬水也調以滑甘脾屬土分王四時故皆調以滑甘焉凡會膳食之宜畜與穀各有相宜牛宜稌牛土畜稌土穀羊宜黍羊火畜黍火穀此二者以同氣爲宜豕宜稷豕土畜稷水穀此以土尅水爲宜犬宜粱犬金畜粱土穀此以土生金爲宜鴈宜麥鴈火畜麥木穀此以木生火爲宜魚宜苽魚水畜苽水穀此亦以同氣爲宜苽音孤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食醫雖以養生爲主然君子所以自養者亦可依放之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巻』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痟酸削也上氣逆喘也以五味五穀養其病五味鹹苦酸辛甘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虫石穀也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五氣五藏所出之氣心肝脾肺腎也五聲言語所出之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所發之色青赤白黑黃也三者皆屬五行相生則生相尅則死故以此眡之兩之以九竅之變九竅謂陽竅七兩耳兩目兩鼻口也陰竅二大小二府也兩之謂陰陽變謂陰陽之變竅苦弔反參之以九藏之動九藏謂神藏五即心肺脾所腎是也形藏四即耳目口鼻是也參之謂陰陽與沖氣動謂脉候之動藏才浪反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酸木味木立地中似骨也以辛養筋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也以鹹養脉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也以苦養氣苦火味火之出入無形似氣也以甘養肉甘土味土之兼載四者似肉也以滑養竅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也凡有瘍者受其藥焉並上

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籬陌之

間顧眄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抱朴子

僊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輙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冠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捺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藥名也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一作雀文黃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上

夫醫者非仁愛不可托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物理論

伏羲察六氣審陰陽以賁之身而四時水火陸
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
砭以制民疾而人滋信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世紀皆以爲伏羲
蓋不有其始
曷善其終
炎帝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訖告以
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
黃帝謂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
盪之外喜怒攻之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
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
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
之室命巫彭桐君處方盍餌湔澣刺治而人得以
盡年
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
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
平復如故中古之爲醫者曰踰附踰附之爲醫
也擷木爲腦芟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
詩外傳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緩視之出曰疾不可爲

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内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龢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罷其政入秦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蠱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國語

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

如孔子曰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食不勤醫曰是良藥也公孫尼子

龐煖曰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應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二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服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鶡冠子

扁鵲造軒光之竈入成之湯說苑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

曾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者同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列子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謂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 新語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

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賄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列子

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高傳于玉學方脉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狀玉曰醫者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懷怖懾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

愈也 後漢書

漢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語竟遂不見後見在常山下 搜神記

有一郡守病華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華佗封腹治病不起於華宅抱朴子云仲景開懷以納赤餅素問亦云割肌解膚古固有此法也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並上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illegible]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 小說

劉平阿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問正時授以隱存之道 神仙傳

河內太守劉勲女苦左膝裏瘡痒延佗使視以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四歲又華佗別傳

曰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

王叔顏通博多聞兼明醫術 晉書

趙泉性好醫術方拯救無倦善療衆疾於瘧尤工

王甚爲當時所嘆服焉

王肅謚後名不輟卷遂益其妙

殷仲堪父師病積季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

精妙

劉德彭城人也少以醫方自達衆疾於虛勞尤爲精妙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脣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嘉其成意名醫語視之曰可剝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惟食薄粥其勵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並上

元帝渡江有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煑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

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其所居爲聖火巷建康實錄

注

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續搜神記

單道開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冥祥記

晉殷文祥一名道筌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白若四十許人曾賣藥於荆州時多疫癘無貴賤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即施與貧者又多爲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見神人謂我有陰德當登仙矣衆疑其妄明日遽辭別往甘露寺北崖遂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

藥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

劉涓子晉宋間於丹陽夜射一物高二丈走聲如雷明率人跡之見一小兒曰主人爲劉涓子所射問之爲黃父鬼也尾小見至其止見三人臥一看書一擣藥即齊聲呼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帙癰疽方以治病神驗號鬼遺方

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絕衆醫以爲肉癥徐文伯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毗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即愈談藪

徐文伯精醫業張融謂之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勿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南史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于醫術曾有一嫗患滯瘀積年不差嗣伯爲之診疾曰此屍注也當須死人枕煑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焉以半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當以死人枕煑服之依語煑枕以服之得大利蚘虫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即差後沈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煑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差何也答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蚘者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釣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嘆其神妙南史

王僧孺工屬文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工素

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梁書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南史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軍參軍李猷焉顏氏家訓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東武城人博學贍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律曆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對百寮與之談論多屈於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物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疎淺不足上軫冲襟命臣脅敵之必

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廻諍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蔑於未聞敏兼三教而擅之頗有德色胥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胥公貌寢形陋而聲氣清暢敏既頻勝群僧而乃傲形於物其日帝於淨居殿命胥公與敏談論至若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畧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爲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盈量忘歸然敏詞氣畢沮於胥不自得因而成病輿疾北歸未達中路而卒梁四公記

崔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鋭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護北史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釋俎

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枚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爛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塚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青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士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 北齊書

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其易王不須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

其意爲之彊服遂得汗病愈 續世說

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

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 隋書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文中子

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苛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 上

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士曰郎君吃鱠太多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因飢啖之遂愈

于法開深思孤發妙通醫法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 以下卜筮

說卦言昔者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故

鄭鮒記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玉籙伏羲得神蓍而乘皇策易乾鑿度所謂乘皇策者羲也古史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筮自伏羲始矣

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蓍筮漢張良始造棊

京房始以錢卜 物原

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關尹子

夫蓍之為言蓍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蓍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神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曰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

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 論衡

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

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於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爲於西方東面蓋著之處也卜時西向巳卜退東向問著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幘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幘筮於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不見吉凶於著復以卜何著者陽道多變變乃

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襍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何以爲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白虎通

大卜掌三兆之法兆灼龜之象也一曰玉兆如男子弄璋之兆其象在左者二曰瓦兆如弄瓦之兆象在右者三曰原兆如易比吉原筮原之言再也象之上下左右未定者宜再推之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經常也三兆之法其常其頌皆千有二百頌體各有一百二十也占

兆之繇辭也每體十繇則得千有二百也掌三易之法易變易也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由于思慮有二曰觭夢角一偏一仰爲觭人晝觭仰於事夜則爲夢觭奇感物爲咸陟升也謂無所拘滯而自有其夢三曰咸陟無心其經運十運即運移所掌十煇也以占夢之吉凶運其別九十每煇九變別爲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國有大事則筮龜一曰征行討征役二曰象天象變動三曰與與人共事四曰謀謀事成于人五曰果事成與否六曰至人至與否七曰雨禱雨八曰瘳瘳疾瘳以八命作龜則以龜

者贊三兆三易三變之占以筮夢三者合聚而占之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周禮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開謂出其占書也○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大事大卜眡高則此卜事蓋小事也揚火以作龜熾其火以灼龜致其墨明其兆廣之大小也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上謂仰也下謂俯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以授命龜者卜師辨太卜而詔相之詔告以言也相贊以事也相去聲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天龜玄龜

者靈也地龜曰繹屬地龜黃仰者繹也東龜曰果屬東龜青前合果也果嘗果反西龜曰靁屬西龜白左倪雷也南龜曰獵屬南龜赤後合獵也北龜曰若屬北龜黑右倪若也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辯之色謂玄黃青白赤黑也體謂俯仰前後左右也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以牲血釁之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

菫氏菫荆木也灼龜用之掌共燋契燋即灼龜之木也契即開龜之鑿也卜則爇燋以灼龜用鑿以開龜也燋音焦以待卜事菫人共之以○凡下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燧契以授卜師遂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將占八命之事先以蓍筮之而以八頌占之簭音筮以八卦占簭之八故八卦也八故八事之故也以詆吉凶詆其從違以占吉凶凡卜簭龜爲卜蓍爲筮君占體體兆象也體有吉凶大夫占色色兆氣也色有善惡史占墨墨兆廣也墨有大小卜人占圻圻兆罅也圻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焉○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用以進退占人之能否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鄭氏曰巫字皆當爲筮筮更者筮變動也二曰巫咸筮衆心也三曰巫式作法則也四曰巫目立要凡也五曰巫易革天命也六曰巫比包遐荒也七曰巫祠筮牲與日八曰巫參筮御與七參七南反九曰巫環攻伐而圍之也孟子曰環而攻之也以辨吉凶辨其從違以占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當用卜者先筮之筮不吉則不卜也上春相簭上春乃一歲之始相視揀擇其蓍草可爲筮也凡國事共簭以共國家占筮之用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日爲太陽月爲太陰星八箱屬陽辰屬陰蓋以歲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而占六夢之吉凶也一曰正夢覺時所夢而夢二曰噩夢驚愕而夢三曰思夢覺時所想而夢四曰寤夢覺時所道而夢五曰喜夢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季冬聘王夢歲十二月聘問王夢獻吉夢于王王夢之吉則獻其兆王拜而受之吉夢在王而佑之者在天拜而受之尊天之所佑也○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並土

古司怪主卜元命苞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

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音敕惕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强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顏氏家訓

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即辯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

逝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
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
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
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
陽王氏直解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
之竊自許矣梁元帝洞林序

昔者桀筮伐有湯唐而牧卜占於熒惑云不吉
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
恐傷其父歸藏

傳說賃爲褐衣者舂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
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拾遺記

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焦占者曰凶大公曰龜焦
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一云太公
推蓍蹈龜而日枯骨死草何知而凶

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藪澤蒼
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穆天子傳

民西大冢者勾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
冢爲秦伊山越絕書

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蠡卜傳說自給　春秋後語

漢武帝與越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迴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賫絹二疋往卜叩賓門賓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啟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覔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到日請語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搜神記

嚴遵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而恥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

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　高士傳

漢安定皇甫嵩眞常自筭其年壽七十三於綬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筭時常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眞又曰非卯青塚上孤櫃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眞死依言往掘得右時空擲

自以墓焉　神異記

曹元理嘗從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著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遇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臠元理復筭曰甘蔗

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産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鵞鴨皆道其數果蓏穀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具之褊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爲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項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上

姜肱桓帝時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衣後漢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床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睢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聞來候師王叔

茂請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與自陳下士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聞南家哭即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搜神記

後漢汝南應梶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梶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孝子傳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輿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

又烏來入室中與鸞共鬬鸞死烏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一作舍久遠魑魅魍魎共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鴕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鸞鬬者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雊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顧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汚累天眞後卒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鴕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

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爲黃能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宜乎搜神記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于是掘其室中入地入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弓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搜神記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飢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

孤竇寃痛自訴于天耳 並上

管輅謂鍾毓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毓曰命付天不付君 魏志

郭璞嘗遇顔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晉書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糞爲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搜神記

楊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已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柰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烏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 上

王宗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耻占驗見知懸綬于縣庭而逃

王長文聞益州亂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華陽國志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苦謂曰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卜瑗乃令智作卦卦成謂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者就請還買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至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襍器復可二十餘萬于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晉中興書

韓友字景先善占卜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猪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 上

隗炤者汝南民善于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死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頓來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後期日有龔使者果至妻遂齎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曾爲人卜使者曰可矣乃顧命侍者取箸而筮之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妻兒者恐蠹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瓶覆以銅盤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之言錄異傳

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筭法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鑠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即移居東府病痊

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醫爲

合膏藥并以簡書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搜神記

西川費孝先善執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果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將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乎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

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
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
雪誠遇明活之效上

釋法願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
間襍伎及蓍爻卜相備盡其妙神僧傳

有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
差漸因垂命休祖遂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
得姓石者治之當獲炙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
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炙病者頭上
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噞喁然伏而不動呼
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遂差洞林

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姊病四十餘年令弟卜之
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烏來鳴即
便發作按卦當得獨蹄猪畜之後婦人如欲眠
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戶前立遥呼婦人語其
來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始小間吾嘗與
殷侯共議此事曰烏日之禽猪月畜水火相忌
自然之數故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

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之土

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齊書

阮孝緒隱居不仕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三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南齊書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荅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

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帬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一人赧然應聲而耻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有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

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 隋書

近世有兩人精妙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碁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 顏氏家訓

梁孝元凡諸伎術無所不該南平嗣王恪嘗以銅合盛金玉琥珀指環請孝元射覆卦遇垢之履曰上既爲天其體則圓指環之象金玉在焉寅爻帶午寅則爲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種按卦而談或輕或重恪於是神服 後周書○以下相

伯益始相獸周史佚始相人 物原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

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頹顏蹙鬲蛇行鷙立猳喙烏咮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蕢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取栖遑之迹豐本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書其聞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皂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梁劉孝標相經序）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于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于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

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于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邀樂于天吾與之邀食于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

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莊子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聚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 吳越春秋

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俱行見一婦人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爲封侯者夫人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爲妻

其後次公果至丞相封爲列侯論衡

韓太傅爲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辟雍之中相辟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于骨肉後名聞于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上

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牀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見輒往來之會解瀆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有至相何憂病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別以數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爲天子濟遂至司空頊氏始學篇註

趙壹以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壹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後漢書

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調之曰惟當嫁卿阿驁耳何意戲言遂驗於今欲阿驁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無以加也魏志

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繼夭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遍相宮人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梁宜豐侯修參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終三國典畧

後魏末有吳士至北聞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王矣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當爲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捐之乃謬言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後齊諸王大臣賜死多爲桃枝之所拉殺焉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爲文宣王 上

宣修容善許負之術 金樓子

念賢字蓋盧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竟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生死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 周書

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郭景純以夜兼晝方得其妙理 初學記

庾道愍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

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釋南史

許允善相印出爲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魏氏春秋○以下碁博諸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紙鳶漢武帝作猜拳鬬草劉向作彈碁物原

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務相遮絕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趨作罰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臯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罰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罰中死碁皆生桓譚新論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西京雜記

碁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

今有碁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忠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抱朴子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悵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圍碁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吳錄

祖納字士言好奕碁王隱謂之曰垂惜寸陰不聞數碁對曰我亦忘憂耳晉書

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酉陽雜俎

魏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調在洛閒暇與李韶李延寔頗奕碁時謂爲耽好子建每曰碁于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不對局

梁國張惲字義元爲郡吏入値太守圍棋投札于地惲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輟棋令坐 晉陽秋

宋文云天下五絕皆出錢塘杜道鞠彈碁范悅射褚欣遠模書褚徽圍碁徐道度療疾也

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碁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碁 南史

梁王瞻善棋工射飲酒彌日而精神朗瞻武帝謂瞻有三術

梁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忽云殺却左右誤以爲命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蚓老僧鉏地誤斫其頭所以報也

羊玄保爲黃門郎善奕碁碁品第三太祖亦好奕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宋書

宋明帝好圍碁碁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

以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碁依品賭戲杭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杭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上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碁廢業夜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天子北入於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穆天子傳

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說文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能激矢還一矢謂之驍西京雜記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

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家訓

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季幼序洛陽丘河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陸也後魏李邵序

雙陸乃出天竺涅槃經名爲波羅塞戲類苑

[illegible]時荊州椽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陳俎

王弘少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樗蒲戲得罪弘詰曰卿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南史

有人乘馬山行逢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濯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

屬一慟而絕 異苑

北齊祖珽字孝徵以舍人事文襄王客至請買華林徧畧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徧畧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 北史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碁有日月星辰之目 今所爲不同 太平御覽

雍門周謂孟嘗君燕則鬬象碁則戰國事也 說苑

[illegible] 白衒

軒轅始制厭禳法漢武帝始用南越禁呪方京房始制娶嫁撒帳此厭禳法也

有誦呪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 關尹子

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剽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

王願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尚父謂使曰歸矣
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
復過也比使者歸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
各以其職來貢太公金匱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下至弇山反還未及中
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
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
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爲若俱觀之翌日偃
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
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
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
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
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
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肢
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
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

不能視廢其賢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列子

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宵宮集諸方士僊術之要而蠕鵠龍虵之類奇種憑空而出 拾遺記

周靈王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鸞其衣皆絳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二人先唱能爲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水堅冰可塚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萇弘而求正諫之士

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

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于纖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群犀象獅子龍虵火鳥之狀或變爲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于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歘忽衒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俗謂之婆猴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沐胥之國來朝則中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僊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眞人矣尸羅噴水爲霧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霧霧乃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

則見羽蓋鶢鶋相隨從口中而出戸羅常坐目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無窮 並上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惝恍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列子

嘗殷焞煌人巧侔造化嘗作木鳶其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爲妖殺之殷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僊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

年卜曰般所爲也於是賫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酉陽雜俎

秦有烈裔者含丹墨噀壁以成龍獸善畫龍鳳鴛鴦軒軒惟恐飛躍拾遺記

余所知有蘇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未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西京雜記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異苑

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見

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水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闇海經十年而還晉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復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忱

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而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春此石人爲先服之不復思夢乃作靈夢臺歲時祀之拾遺記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人自縛見形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光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頓臥俯地

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後漢書

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亾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奄忽執其衣裾戶開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按神

記

石苞謂管輅曰君鄉人翟文耀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輅曰此陰陽藪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況七尺之形遊于變化之內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爲異知術不爲奇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魏志

曹公欲害左慈慈目眈葛布單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眈一目單衣無并慈者竟不知所在神仙傳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楊柳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搜神記

趙昞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于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民爲立祠於永康

至今蚊蚋不能入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渡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以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布絹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視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爲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

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而含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蹇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可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

有道人外國來解含刀吐火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曰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籠不便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膳豐腆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籠中便有三人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

夫内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内口中吹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慳悋語擔人云試爲君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裝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飾百姓窮者當時即父母在牀也

靈鬼志

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以術時王疑之爲江州向王當行陽爲王刷頭令著荷葉以爲帽與王著當時亦不覺帽之有異到座之後荷葉乃見舉座驚駭王不知　幽明錄

元嘉初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治人頭風流血滂流嘘之便斷瘡又即歛虎傷蛇噬煩毒蚕死禁讀皆差向空長嘯

則群鵲來萃夜呪蚊虻悉皆死　異苑　倒至十三年乃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幻術　慮必亡叛約縛枷鏁少日已失所在　異苑

王泰字仲通瑯琊人慈之子僧虔之孫嘗爲廷尉有一人與道士訟泰殊不有道士道士不服泰怒欲加拷訊道士於髻上拔一鐵簪投於地登時化爲青龍裂睛呀口據泰案有欲齧之狀泰震懼乞命於道士道士止之遂飛入雲去泰於是請道士命上坐以爲神人因求問將來秩位道士曰公爲廷尉獄稱無冤何獨於貧道乎執法太過耶泰殊汗背道士以凶書錆蜓二字示之後泰遷吏部尚書命下忽有蜻蜓數十止泰堂檻上少時乃去始悟道士以書字也道士臨別泰送至門道士仰天呼曰青龍來忽有利劍空中飛下止有青龍二篆字道士携之而去蓋劍仙也　廣記

顧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驗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

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龜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除之病者皆愈

悅殷國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 後魏書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 劉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 書龍賀之以驢因歇勢 取看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 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于席末適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飲滿啖炙而笑云吾比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吾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卻復昔日生

計十餘年　邵歸蜀到劒門又見前者老翁携所將之妾遊行儐從極多見過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劒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　廣記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令見婦人即便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其能詔素賜之　兩京記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執術嘗夏會客向室

失噓氣盡　成雪　廣異記

特
419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巻』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巻』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